

女金融师的 次贷爱情

我将一腔爱情贷给信用不良的他，
哪知，终成一笔坏账。

女金融分析师经历的
一场华丽蜕变与伤痛转身。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女金融师的 次贷爱情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金融师的次贷爱情 / 唐欣恬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104-0174-9

I. 女… II. 唐…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2581 号

女金融师的次贷爱情

作 者: 唐欣恬

责任编辑: 连 慧

封面设计: 唯吾设计

版式设计: 韩东坡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行部电话: +8610 6899 5968 6899 8705(传真)

总编室电话: +86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版权部电话: +8610 6899 6306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60 × 960 1/16

字数: 150 千字 印张: 16

版次: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0174-9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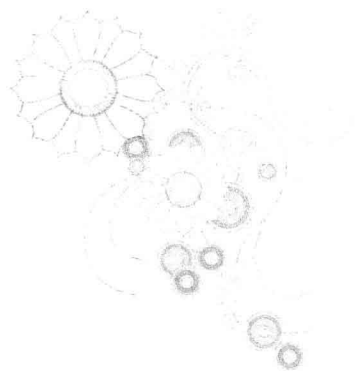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8610 6899 8733

目 录

CONTENTS

1. 风险同居 / 001
2. 我贷给他一腔爱情 / 020
3. 他说他无力偿还我的爱情 / 032
4. 有一种爱,叫淡定 / 048
5. 爱情之外的业余生活 / 067
6. 信誉好的新恋人 / 085
7. 人生何处不相逢 / 097
8. 一个人的漩涡 / 110
9. 信誉坏因为身不由己 / 131
10. 谁放不开谁的手 / 147
11. 能不能像处理坏账一样处理逝去的爱情 / 165
12. 拉锯战 / 186
13. 谁是人精大赛的冠军 / 201
14. 我的破产是主动,还是被动 / 217
15. 终其一生爱其所爱 / 232
16. 真心收益 / 246



1. 风险同居

我在肖言的家门口对肖言说“我们同居吧”的时候，他那时穿着条短到遮不住他的脚踝的运动裤，左脚的棉拖鞋上还破了一个洞。我尽量不去注意他的邋遢，只是盯着他精得像狐狸一样的眼睛。

肖言吐出四个字：“不行，不行。”我瘪了瘪嘴：“求求你了。”肖言伸手捏了捏我的脸，再吐出两个字：“不行。”我推开他的手：“怎么就不行了？”肖言趾高气扬：“同过居了，等我走的时候你就离不开我了。”我低下头，去盯他棉拖鞋上的破洞：“你有什么好？我怎么就离不开你了？”

这时，肖言这个来自江南的白面小生像热情的蒙古大汉一样抱了抱我，用力拍了拍我的背，说：“听话，我说不行就不行。”

我仰脸吻住肖言的嘴，仅仅是嘴碰嘴而已，静止了三秒钟，离开。我不会接吻，不懂得张嘴，更不懂得如何让舌头绕得像蛇一样灵。我每次吻肖言，肖言都会讥讽我动作的拙劣。相反，肖言每次吻我时，我都会在他的怀里发烫，连脚指尖也会变红。我对肖言说：“那我回家了。”

就这样，我提出的同居议题在勉强称得上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了。

我转身冲进乱糟糟的大雪中，肖言的声音从后面传来：“路上小心，到家给我打电话啊。”说完，他就转身迅速地溜进了房间。这个“溜”的动作是我猜的，不过，百分之百是对的。肖言怕冷，一冷，他就像个老鼠一样，哪儿暖和就往哪儿钻。

我到家以后没有给肖言打电话，像往常一样，等着他打给我。好像



女金融师的 次贷爱情

这样,我才能感觉到我是在他心里的。果然像往常一样,肖言打电话给我,问:“到家了吗?”我说:“没有,我被黑人抓走了。”肖言说:“哦,那你保重。”

我和肖言所在的这个叫做芝加哥的美国城市,充斥着没有我白的人群。我对于黑人的忌惮是来自潜意识的。而事实上,他们除了会伸手向我要钱或者追我两三步一定要问候我一句之外,还没有对我产生过其他举动。两年了,我从来没给过他们钱,因为小面额的他们看不上,而大面额的,我又舍不得。

第二天,我和肖言照样在学校的餐厅花了9美元36美分吃午餐,照样的芝士汉堡,土豆泥,鸡肉汤,照样的一大杯碳酸饮料。

我埋头于土豆泥,肖言则埋头于他三个星期前就应该交上去的作业。肖言的作业很有戏剧性。他前三个星期的作业一次都没有交,之后,第四个星期的时候交了第一个星期的,直到今天,第九个星期,他在准备第六个星期的。这就意味着,下个星期,也就是这学期最后一个星期,他将有四次的作业要做。肖言是个因胸有成竹而事事不紧不慢的人,不同于我,我是因胸无大志,而得过且过。想到这里,我不由叹了口气。

肖言抬头:“怎么了?”

我也抬头:“学校的食物千篇一律,味同嚼蜡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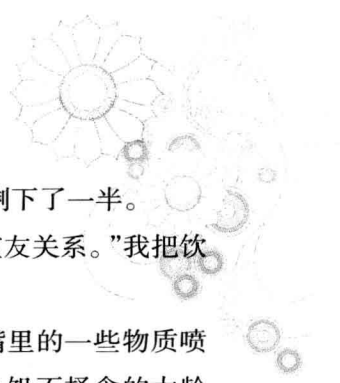
肖言低下头去:“晚上带你出去吃。”

我也低下头去:“晚上我有事,我要和王大头去看房子。”我说了谎。

王大头不是真名,王大头的真名叫王王,叫起来像狗一样,不管是他,还是叫他的人,都像狗一样。据说王大头小时候头大,所以有了这么个绰号。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30岁了,头的大小也已经很正常了。他今年32岁了。

肖言把一堆作业纸推到一边,拿起汉堡,似与它有深仇大恨般地咬了一口,问:“你要跟王大头同居?”

我煞有介事:“不是同居,是合租。”



“那还不是一样？”汉堡在肖言咬了两口之后，剩下了一半。

“怎么会一样？我和王大头要缔造的是清白的室友关系。”我把饮料嘬得“吱吱”响。

“屁，去你的室友。”肖言的一个“屁”字，让他嘴里的一些物质喷到了我的脸上，但他视而不见，继续道：“王大头那个饥不择食的大龄处男，加上你这个软耳根子，能有屁清白啊？”

我擦脸，心想肖言还是紧张我的。刚这么想着，肖言又开口了：“行，那你就好自为之吧。”汉堡不见了，肖言收了收作业纸，撂下一句：“我先去图书馆了。”

就这样，我拐弯抹角第二次提出的同居议题又不了了之了。

晚上，肖言找我出去吃饭。我说：“我不是说了吗？我要和王大头去看房子。”不过，肖言替我抱上砖头般重的课本拔腿就走：“我问过他了，他说他今天晚上要在实验室做实验。”

王大头是个博士生，比我和肖言这种硕士生高一个层次，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离开实验室，因为那是他平生做得最少的事。王大头小时候头大，物理学得好，于是就坚持这个领域坚持了数十年。而我和肖言是学金融分析的，不谋而合，我们被物欲横流的时代所影响。

我的谎言就这样被肖言拆穿了。

我跟着肖言出去吃饭了，他点了我喜欢的茄子和菠菜汤，这对于缺了肉就像缺氧一样难过的他来说，是天大的牺牲了。由于毕业前的课业压力，我和肖言都由“半工半读”变成了“不工只读”，面临坐吃山空的危境，所以我们有言在先：出去吃饭，最多点两个菜，如果还想喝汤，就只能一菜一汤了。

吃过饭，我接到了我妈从国内打来的电话。她问我：“新房子找好了吗？”我答：“还没有。合适的房子易找，合适的室友却难求。”我妈很开明：“那就跟你男朋友一起住吧，反正你都这么大了。”不过，我妈的这个提议，却被我否决了。我不承认我有男朋友，也不承认我年纪大，而且，是宁死也不承认。

妈妈是坚信我有男朋友的，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女儿比妖精还好



女金融师的 次贷爱情

看,比唐僧还好心,所以凡是她女儿看上的男人,必应束手就擒。我不承认,是因为肖言一句承诺都没给过我。如今这时代,连承诺都不保险了,何况什么都没有。我不想让家里涉足我这没有保险绳的爱情,免得我捧着的时候,全家人的心也都跟着摔得稀巴烂。另外,我今年已24岁了,心中虽承认自己已走在了女人好年华的下坡路上,但耳朵却不由自主地排斥着此番论调。至于肖言,他是小我一岁的。也正因为此,我更没有把握他这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少年,会矢志不渝地吊在我这株已盛开的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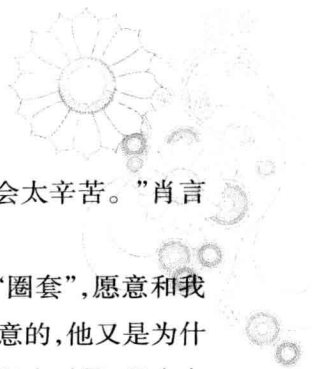
我对肖言说:“真是今时不同往日,我妈都同意我跟男人同居了,偏偏你拒绝我这送到嘴边的肉。”肖言却说:“我是吃素的。”

但事实上,肖言根本不是吃素的。基本上,肖言至多可以成功坚持三天不产生把我扒光的想法,往往第四天,在我的稍稍引诱之下,他的热情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了。肖言对我说:“你引诱我,说明首先你想开荤。”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比起做爱,我更需要的是安全感。我觉得,如果肖言连续太多天都不对我产生想法的话,就说明他不爱我了。所以,我才必须引诱他。有时候,我必须承认,我需要排山倒海的安全感,不管是来自精神,还是身体。

肖言吃荤,却并不代表他是个禽兽。面对除了我以外的女人时,肖言还是抗得住诱惑的。肖言常常说:“我的下半身是因为你才存在的。”我第一次听到这话时,里外都打了个冷颤。我心想:难道他不跟我在一起时,就变成女的了?于是,我一度禁止了他这句话。但结果偏偏是:在他换了十余种其他说法后,我都觉得没有那句显得忠贞,末了索性又让他换了回来。

接下来,在我当下这住房的租期已经临近到了尾巴尖儿时,肖言对我提出的同居一议妥协了。

肖言妥协的过程是这样的。一天,肖言陪我去看了我找房以来找到的第六处房子。那房子处于交通发达的市中心,月租为750美元,包水电煤气。它的墙面上刷着两幅油漆画,一幅是两片红唇,另一幅是一簇立体感颇佳的紫蘑菇,看上去性感极了。房子的面积很小,我



诱导肖言道：“小也有小的好处啊，这样你擦地才不会太辛苦。”肖言一边查看卫生间，一边说：“我觉得也是。”

显而易见，肖言的这句话正式宣告他中了我的“圈套”，愿意和我同居了。只不过，我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愿意的，他又是什么而愿意了。而偏偏，我喜欢这种我看不懂的男人。很多时候，很多东西，因为看不懂，才会觉得更好看，想一探究竟。

肖言亲自签下了这间房子。跟我们签租约的经纪人是个叫琳达的美国女人，她腰上有着美国中年妇女共有的脂肪圈，三层，或四层。她的桌上摆着大沓的文件，也摆着大盘的炸薯条。她问到我和肖言的关系时，我没说话，肖言笑答：“她是我女朋友。”我喜欢听肖言亲口说我是他的女朋友，这同样可以带给我安全感。不过，在之后的时间里，胖女人琳达莫名其妙地模糊了我和肖言的关系，每次，她向我提到肖言时，总是说“你的丈夫”怎样怎样。

我们的租约仅仅签了三个月，因为在肖言的计划中，三个月之后，他将回国。而我笃信，不管到时候我是不是会形单影只地继续留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我都不会继续住在这个曾经住过肖言的房子里。因为我更加笃信，那种混合着红唇、紫蘑菇，还有肖言蛛丝马迹的性感，是我一个人所承受不了的。

肖言说过，他怕他走的时候，我会离不开他。这句话，我一直不敢深思，因为它明明白白地告诉着我，肖言会离开我，一个人走。这是我不敢深思的结局。

我和肖言搬家是在一个星期后，因为在那一个星期中，我被毕业前的课业项目压迫得上气不接下气，至于还欠着三次作业的肖言，处境可想而知了。

那个星期的星期二，肖言是带着牙刷和牙膏来学校的。那天晚上，他睡在了图书馆里。星期三的早晨，他在图书馆的洗手间里刷牙，所以，他依旧给了我夹杂着薄荷香的吻。

那个星期的星期五和星期六，肖言都没有睡觉。他去了项目搭档的家里做项目。我原想助他一臂之力，但他却说那项目太深奥，于我



女金融师的 次贷爱情

而言高不可攀,所以至今,我对那项目的认知仅限于那是一个用于给公司分级的模型。虽说,我和肖言都是投于金融门下,但其中的小分支却相距十万八千里。言简意赅,他说他学成之后是技术型的,而我,是投机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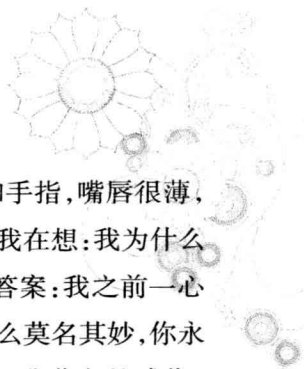
在那没日没夜的一星期结束之后,肖言与一群男性朋友出去喝酒庆祝毕业,同时也为那个丹麦男人饯行。丹麦男人是国际交换生,只在我们学校驻留三个月的时间而已。

他们男性喝酒的时候,我和艾米这两个女性正在家收拾行李。

艾米是新加坡人,是即将与我分道扬镳的室友。房东贪得无厌地涨了房租,房客愤然卷铺盖卷儿走人。凭心而论,从传统意义上讲,我和艾米属于绿叶和红花的关系。不过,也正因为这样,她虏获了一个王子般金发碧眼的美国男朋友并即将与之步入婚姻殿堂,而我在两年中,渐渐面对了这样一个事实:我在白种人的眼中,不美,也不丑,是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的黄种女性。总之,我企图将追求者全球化的梦想,伴着时光的流逝而支离破碎了。事实上,也并不是仅仅只有黄种人才能欣赏我的美,很多时候,我觉得黑人也是喜欢我的,只不过,我并不是很能欣赏他们。

室友艾米自诩为我和肖言的红娘。

上一个夏天,在艾米组织的为期五天的佛罗里达九人旅行之前,我和肖言还处于不见面就谁也想不起谁,见了面就点点头的关系中,而在佛罗里达之行进行到了第五天时,我看着站在迈阿密海滩上的肖言,突然就心动了。他漫步在白茫茫的细沙之上,海风吹乱了他的黑发,也吹圆了他的青绿色衬衫。那抹绿,如同清澈海水下妖娆的海藻。我呆呆地看着他,心灵在刹那间净化到如同蔚蓝天空中的一朵白云。偏偏这时,肖言突然也看向了我。那一刹那,我的长发妩媚如丝,白色的裙裾舞出风情万种。海波潋滟之旁,我伫立在拥有着小麦色皮肤的沙滩女郎之中,像一颗无瑕的明珠,紧紧吸引着肖言的目光。他,也对我动心了。他一步一步走向我,我的心一步一步跳向喉咙。他问我:“感觉到了吗?”我双颊染上红霞:“怎么会感觉不到呢?”



肖言是很英俊的。他白皙,斯文,有长长的腿和手指,嘴唇很薄,还有一对狡黠的眼睛。我心动的时候脑子也在动。我在想:我为什么直至今天才心动?接着,我归纳了一个自欺欺人的答案:我之前一心趴在学习上了。不过,肖言的答案却是:爱情就是这么莫名其妙,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来了。当肖言说这话的时候,我莫名的感伤:爱情,会不会也莫名其妙地走掉呢?

我和肖言拖着行李从不同的地方搬进同一间房子的那天,天上又飘着雪。芝加哥的雪就是这么连绵,上一场的还没融化,这一场的就又铺天盖地地砸了下来。

我们大大小小的行李从门口堆到对面的窗口。我站在其中,笑了。我一笑,肖言就扑过来吻我了。他吻我的嘴,吻我的脖子。房子中幽幽的暖气把我烘烤得发烫,肖言的手指迅速地褪下了我的衣物……之后我看着窗外的雪,对肖言说:“这真是一个温暖的冬天。”肖言从我身后抱住我,说:“我同意。”

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我万万没想到才第二天,肖言这个我软磨硬泡才泡到家的室友,就让我恨得牙根痒痒了。

当阳光洒满了半间房子的时候,我兴致勃勃地推了推仍在熟睡的肖言:“亲爱的,起床了,我们该整理房间了。”肖言眼睛睁都没睁,伸手就抱住了我的脖子,把我搂到胸前,咕哝道:“再睡一会吧。”我挣脱他的怀抱,继续推他:“都中午了,别睡了。是时候整理房间了。”肖言眯缝着眼睛哼哼唧唧:“我累啊,累啊。”我坐直了身子:“你再不起来,我可就生气了。”这次,肖言连一个字都没说。我站直身:“我一生气,我可就走了啊。”肖言像雕塑一样,栩栩如生,但一动不动。我一边穿衣服一边嘟囔:“我走了可就不回来了啊,可真不回来了啊。”直到我打开了门,肖言仍是雕塑一尊。我走也不是,不走就更不是了。最后,我关上门走了。

才走到电梯,我又折了回来。我一没带钱,二没带电话,三连头发都没来得及好好梳理,我出去干什么?我折回门口,往地上一坐,翻看上了隔壁门口新到的报纸。这一翻,就从第一版翻到了第八版。



女金融师的 次贷爱情

“吱呀”一声，肖言终于把门打开了。他显然是刚刚苏醒过来，脑袋上的头发龙飞凤舞，裤子上的皮带也没系。他冲出门险些一脚踩在我身上，我们同时吓了一跳。肖言皱着眉：“你坐这干什么？进来。”我把报纸放回隔壁门口，气馁地跟着肖言进了房间。

肖言说，他睡着睡着，忽然梦见我开门走了，于是他醒了，并慌慌张张地追出了门。我说那不是梦，现实中我是真的走了。只不过，现实和肖言的梦之间有时差，这时差让我看了整整八个版面的《芝加哥论坛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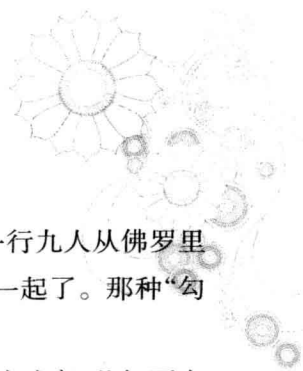
自我这一次出走后，肖言的觉照样还是睡到艳阳高照，而我也照样有点芝麻绿豆的小事就兴冲冲地扰他清梦。只不过，我改进了扰他的方式。我归纳出，相对于我没头没脑地离家出走，我软绵绵的甜言蜜语和身体，要有用得更多。

我和肖言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才劳逸结合着把房间整理妥当。肖言做家务很细致，那种细致，是在我之前二十几年中或目睹或听闻的成百上千的北方男同胞所没有的。我看着肖言拿着抹布趴着擦地板的样子，对他说：“你们南方男人简直要把我比下去了。”肖言不屑一顾：“你完全没有可比性呢。”说完，他站起身去洗抹布，然后又擦了第二遍。

在电饭锅把米饭焖得喷香喷香时，肖言正把一锅鸡翅膀烧得轰轰烈烈。我环视窗明几净的房间，悔不当初：我怎么直至今天才跟肖言住在了同一个屋檐下？

搬家的第四天，我和肖言请了七八个朋友来家中吃饭。巴掌大的房间中塞满了人和食物，吵吵嚷嚷地让我觉得天花板和地板在一并抖动着。

人说，人老了就总是爱念叨，再琐碎的事也能津津乐道个十几遍。这千真万确。比如我姥姥总是爱给我讲我小时候的事，讲得已经让我觉得历历在目，觉得自己像是亲眼看着自己长大的一般了。不过，为什么房间里这些风华正茂的男女这么喜欢翻来覆去念叨我和肖言的事，我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据他们说，他们这是为了寻



求真相。

那个夏天,在艾米组织的旅行结束后,在我们一行九人从佛罗里达回到芝加哥后,我和肖言就如火如荼地“勾结”在一起了。那种“勾结”,是属于天知地知我知他知的暗地“勾结”。

我和肖言的第一次约会,是他请我去看了一场棒球赛:芝加哥白袜队主场对战纽约洋基队。去的时候,我们是从学校出发的。从学校门口到车站,我和肖言还假惺惺地装了回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普通同学,两个人拉开三十米的距离,一前一后地闷头走。我一边走一边思考:我这是早恋啊,还是偷情啊?

离开学校远了,我和肖言也就“勾结”了。地铁里塞满了去看比赛的人,拥挤得像真空包装的带鱼。我第一次离肖言那么近。我的脸颊时不时地蹭着他的胸膛,我抬眼,觉得他下巴上的青色胡茬性感至极。

到了球场,天却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比赛延后了。我和肖言肩并肩坐在看台上,二人共撑一把伞。我心想:让雨下个没完没了吧,让比赛延至地老天荒吧。一小时后,比赛在小雨中进行了。芝加哥输了比赛,但我和肖言却都在笑着。棒球是我们共同热爱的,但爱情,应该更甚。

在肖言送我回家的路上,我们遇见了迈克尔,一个戴金丝眼镜,看上去有些许木讷的美国同学。我们和他寒暄了几句,就各走各路了。而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等到太阳再升上天空之时,我和肖言的暗地“勾结”也随之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我不得不惊叹:闹了半天,美国人也喜欢家长里短。

朋友们众口铍金,咬定我和肖言早已暗度陈仓,皆不相信那场芝加哥输掉的棒球赛会是迅速如胶似漆的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大家有说有笑,我和肖言也只得将反驳之言囫囵吞下。肖言搂着我对大家说:“没错,没错,我和小熊早一百年前就已知已知彼了。”我笑着推开肖言,瞪了他一眼,禁止他在人前叫我小熊禁止了一百遍,他充耳不闻。旁人皆不理解为什么肖言会叫我小熊,因为这名字的由来是,肖

风险
同居



女金融师的 次贷爱情

言说我在床上时，娇媚得像只小熊。我始终斥他，这天底下还有熊是娇媚的？我欣赏肖言口中的“知己知彼”。爱情就像战争一样，知己知彼，才会百战不殆。

在朋友口中，我不叫小熊，我叫温妮。美国人都以为我的英文名字叫温妮，不过事实上，我姓温，名妮。

一群朋友中最美也最落寞的人，是茉莉。茉莉是从香港来的，但她会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她身材玲珑，眼如桃花，长年累月光着两条细白的小腿。她是我在美国最好的朋友，我们的感情犹如姐妹。我给茉莉倒了杯果汁：“来，笑一个，笑一个就有果汁喝。”茉莉迎合我，笑了一个。王大头也在，王大头看着茉莉的笑，魂魄被吸了个精光。我曾屡屡劝说王大头：一朵茉莉戴在大头上，不合适。劝着劝着，我和他倒像兄弟一般了。不过肖言却不认为王大头把我当兄弟，肖言说，他是退而求其次了，而那个“其次”，就是我。我喜欢听肖言这么说，他的酸溜溜让我倍感安全。

我那分了家的室友艾米，依偎在王子般的美国男朋友身边，像连体婴一样。而跟连体婴说笑着的，是茉莉的另一名追求者，晓迪。晓迪是海南人，今年19岁，比我和茉莉整整小了5岁。晓迪比我们晚一年来的美国，在西北大学念硕士，同我们不同校。茉莉问过他：“你是神童吧？这么小就读硕士了？”晓迪黯然，因为他很忌讳茉莉称他为“童”。

其实，茉莉的追求者又岂止王大头和晓迪二人，只不过，茉莉还是落寞的一个人。开玩笑时会问我：“除了头大的，就是年纪小的，你说为什么啊？”这时我也会同她开玩笑：“因为十全十美的，全在我的裙下。”茉莉听了这话，就会扑上来撕我的嘴。

吃尽了肉，喝光了酒，一部分人会淋漓地酣睡，另一部分人却会黯然得一塌糊涂。

我和茉莉属于后一部分人。她伏在我的肩上，声音闷闷地传出来：“你们真好，我真羡慕你们。”我拍了拍她的背，什么都没说。我没有说，我不好，我不值得她羡慕；我也没有说，也许我并没有得到肖



言,就像她没有得到她爱的男人一样。

肖言则属于前一部分人。他安静地躺在床上,连睫毛都安静地垂着,脸庞无邪得像初生的孩童。我俯下身,用牙齿咬他的嘴。他醒了,回应我的吻,双手抱住我揉搓我的背。我的声音直接送到他口中:“肖言,你爱我吗?”他的声音伴着呼吸触碰到我的喉咙。他说:“爱。”

无论是哪一部分人,酒肉在胃中消化过后,生活还是都要在轨道中运行。茉莉和晓迪还是要在各自的学校中继续着课程,王大头也还是蹲在他的实验室里,静悄悄的像是要长出蘑菇。艾米也继续花枝招展,每天为了吃什么不吃什么和美国男朋友吵得不可开交。

而我和肖言却不一样了。

我们不用去学校了,也没有去找工作,我们成日猫在那铺着古老木地板的房子里,烧各种各样的菜,用雪白的大瓷碗吃米饭,看各种语言的电影,听各种语言的音乐。我们每天说很多的话,在想做爱的时候尽情地做爱。我们会在黄昏出去走走,天还是很冷,有时飘着零星的雨或者雪。肖言会把我搂得很紧,紧得让我连走路都不自然了。我有时会说:“我想吃西瓜了。”这时,肖言就会一手拎上一个西瓜,而另一手依旧搂着我。在冬末的时节,房子里的暖气呼呼作响,我觉得西瓜像糖一样甜。

那时,我喜欢上了一支叫《小小幸福》的歌,它出自不红不紫的歌手之口,却如细雨般淅沥直入我心。我喜欢看着肖言,用力铭记小小的幸福。

朋友们问我和肖言:“你们有什么打算?”我和肖言异口同声地敷衍道:“先休息休息,至于打算,过过再说吧。”这是谎话。

肖言是有他的打算的。他长大的那个江南城市,是他的方向。他轻描淡写地对我说:“家里让我回去。”我的手心变得凉凉的:“什么时候?”他抱住我:“他们说尽早,不过我坚持说要等毕业典礼后。”我抬头问:“为什么?舍不得我吗?”肖言又把我的头压回到他的怀里,反问我:“你说呢?”我心里乱糟糟的,不过我听着肖言的心跳,勉强地笑了。至少,我们此时此刻还在拥抱。



女金融师的 次贷爱情

我们的谎话骗不了茉莉。她直接问我：“你们没打算在美国发展吧？”我对茉莉坦白，点了点头。“什么时候走？”“肖言毕业典礼后就会走了。”“哦，就剩两个月了，”茉莉淡淡地说，又问我，“那你呢？”我把面前的咖啡搅成漩涡：“不知道。”“那你们？”茉莉的问题问得很含蓄，但我却答得直截了当：“我们？以后的事情谁知道呢？我又没把自己卖给他。”我笑着，目光却停在了咖啡杯中的漩涡里。我想，我的这个谎话也骗不过茉莉的。

茉莉伸手覆盖住我的手：“别嘴硬。”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嘴，冰凉冰凉的。茉莉轻轻叹气：“如果你回国了，我该怎么办呢？”我反手覆盖住她的手：这朵娇艳的花，其实多么寂寞啊。

我妈打电话问我：“毕业了，工作找得怎么样了？”我敷衍：“我已在拼搏了。”我妈很宽容：“不着急，慢慢来。”接着，她又问：“那你男朋友呢？”我警惕了：“妈，我没有男朋友。”我说这话时，肖言的目光从电脑屏幕上移到了我的脸上，不过只一秒，就又移了回去。他已经在学习有关贸易的知识了，那有关于他回国后要接手的事业。在那个温润的江南城市里，在他轻描淡写的家族事业里，我想他会飞黄腾达的。我对那有关贸易的知识咬牙切齿，就像是它们会把我的肖言带走一样。

茉莉在凌晨打电话给我，哽咽道：“我没事，我就是想找人说说话。”我刚洗过澡，一边擦着滴水的头发一边问：“你在家吗？我过去找你。”肖言接过我的毛巾，继续在我头上揉：“这么晚了，我陪你去吧。”我甩了甩头，水滴甩了他一脸：“不用了，我和茉莉有私事要谈。”肖言嗤之以鼻：“你们的私事，除了我不就是则渊吗？还能有别人吗？”我同样嗤之以鼻：“多的是呢。”

说虽那么说，但我心中却和肖言一般明镜：茉莉的心事只有一桩，那就是则渊。则渊是我们的学长，我们入学的那个秋天，是他毕业的季节。他有一双温柔的眼睛，有一柜子笔挺的西装，还有一份金光灿灿的工作。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未婚妻，在中国。

茉莉喜欢上则渊是件再合情理不过的事了。我也喜欢则渊，他像



海一样宽广,但偏偏又像湖一样静谧,他有他的世界,一个有着完善的体系,旁人不能动摇的世界。我就像个孩子,我把则渊当做哥哥一样喜欢着。而茉莉也像个孩子,但她比我愚蠢,她把则渊作为男人一样爱着。我曾对茉莉说:“你们不在一个世界,他的世界,不是你踮起脚尖就可以达到的。”但茉莉依旧我行我素。

外面在下雨。在房子里,我竟不知道外面在下雨。我系紧了外衣,向茉莉家跑去。我的双脚踏出一朵朵的水花,小而剔透。茉莉家不远,我跑着去,只需要五分钟。

茉莉的眼睛红红的:“外面下雨了?你怎么也不带伞?真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找你。”我们在房子里,都不知道外面在下雨。我突然慨叹:男人会像房子一样吗?有他在,我们可以安全得一无所知吗?我揉了揉头发:“小雨而已。”

茉莉从冰箱里拿出酸奶招待我,我小口小口地吃。茉莉捧着白开水:“我太脆弱了,我需要有有个依靠。”我把话说得血淋淋的:“这就是你和则渊不合适的关键。他爱独立的女人,他爱相敬如宾的爱情。而你不是。”茉莉的眼睛更红了:“我刚刚又给他打电话了。”

这个话题就结束在了这里。这是个陈旧的程序,苦寂的茉莉打电话给则渊,则渊忙,淡淡地寒暄几句,就结束了。则渊是清楚茉莉的心的,否则,他也不会那么冷漠。对常人,则渊是宽容而温暖的。

电视机开着,让茉莉的房子不至于显得那么冷清。我吃完了酸奶,茉莉的眼睛不红了。她说:“肖言恨死我了吧?”我说:“怎么会?他正嫌我烦呢,恨不得把我撵出来。”茉莉的笑倾国倾城:“我也烦你了,你快走吧。”茉莉把我送到楼下:“呀,又忘了天在下雨了。你等我,我上去拿伞给你。”我拉住她:“不用了,小雨而已。”我又说:“好好地找个依靠吧,去找你想要的惺惺相惜的爱情,不要再想则渊了。”这句话,我不知道说过多少次了。

我又在雨里跑了。我和茉莉之间,不需要多说什么,她哭时,我只需要在她左右就好了。如果我回国了,她该去找谁呢?

肖言给我开门,愣了一下:“下雨了?怎么淋成这样子?”我什么都

